

周慎斋论治内伤虚损病证思想探析

江珂钺, 王悦[△]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杭州 310053)

摘要:周慎斋是明末著名医家,精通脉学,擅长于内伤、虚损劳证的治疗。试对治疗内伤虚损病证的阐述进行探析,以管窥其重视肾和命门中真阴真阳来诊治内伤疾病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周慎斋;内伤;脾肾;扶阳

中图分类号: R249.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23(2013)06-0083-02

周之干(1508-1586年),号慎斋,安徽宣城人。中年因病学医,潜读《黄帝内经》,私淑张元素、李东垣,参以刘河间,后又就正于薛立斋,精通脉学,擅长于内伤、虚损劳证治疗,是明末著名医家。著有《脉法解》、《慎斋三书》,并由后人记录整理《周慎斋遗书》、《慎斋医案》等传世。本文试就其论治内伤虚损病证的辨治思想,作简要探析。

1 以脉象辨虚损

慎斋先生在辨别内伤虚损之脉象时,善于运用五行脏腑间的生克关系,左右手阴阳循行等多方面解释脉象,特别是擅长以脉之有力无力来辨别内伤虚损病证。认为“尺脉浮沉俱有力,宜下。无力则为虚,宜补。寸脉浮沉俱有力,宜汗;无力则为虚,宜升。”^{[1]6}

从无力脉象的转变体察虚损病证的进退,认为“寸脉细微,阳不足,阴往乘之。”^{[1]7}心脉浮大而散,肺脉浮涩而短。寸脉无力者,是阳气不足,若不及时诊治,至使元阳不足,而阴必乘之,脉象转而为细微。若“两寸豁大无力,宜大补。为元阳外脱,未免有热烦躁诸症。”^{[1]4}治应力补中土,注意有无脾肾寒湿,中寒加干姜,肾寒则温肾元,以收浮散之阳。

“两尺洪大,阴不足,阳往乘之。”^{[1]8}无力之脉变为洪大者,为原本阴虚,下之后阳气下陷,阴气更加受伤,阴虚而阳乘之,变而为火。至于“尺脉微细,则为水火两虚。”^{[1]8}进而“两尺豁大无力,为肾虚水少,且命门之火,已脱根向外。”^{[1]5}倘“豁大有力,必亡不

治,为阴气已绝,元阳无附。”^{[1]29}

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提到:“左肾属水……右肾属火,游行三焦,兴衰之道由于此,故气节之旁有小心,是言命门相火。”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说到:“命门为相火之原,天地之始,藏精、生血,……主三焦元气。”在《三焦部》中说到:“三焦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行天地之间。”

说明相火源于命门,循三焦把命门元气运行到周身^[2]。慎斋先生运用这些理论于脉象分析上,以右尺作命门,左尺作肾水。并受宋代太极图说的影响,认为“凡脉,左手血中之气,右手气中之血。”^{[1]1}肾为藏精之所,其中有真气存焉;若无此气则为寒精死水,焉能生育哉。命门虽属火,然无血以养之,此火必腾焰燔燎而无制矣。

在辨治疾病方面慎斋先生提出:“左尺无力则为虚,六味地黄丸;沉实为寒宜温;沉迟为虚宜补,故纸、肉苁蓉、锁阳、大茴之类,当消息用之;沉弱微则为虚,不宜直补,所谓补肾不若补脾,或十全大补汤佐以补肾之味;沉数阴中无阳,八味地黄丸。”^{[1]21}左尺无力是肾水不足,用六味地黄丸益肾阴;左尺沉实为内寒,宜温;左尺沉迟为内寒且虚,宜温补;左尺沉弱微为虚,则不宜直补,肾家之药多滞,恐其坏脾,故先补脾;左尺沉数,则为水中真火上升,八味丸引火归元。

又“右尺浮而有力,系邪脉,后必喘促泄泻而

收稿日期: 2013-09-08 修回日期: 2013-10-14

作者简介: 江珂钺(1988~),女,浙江舟山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

[△]通信作者:王悦, E-mail: wyalice@126.com

亡。浮而虚,补中益气汤;沉而迟弱无力,命门无火,宜大补阳气;数为虚损,难治之症。”^{[1]23} 右尺浮而有力,为真精亏竭,阳气亦从而下陷,两阳相合则为泻火;右尺浮而虚,虽为阴虚阳凑,尚可用补中之法,提住上焦元气;右尺沉而迟弱无力,则为命门无火。

2 补脾阴 升脾阳

《内经》认为:“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又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即以厚味补其脾胃,脾胃生精,则肾有所藏。李东垣认为人体气机升降运动的关键在于脾胃,在升降之间更重视脾气的升发。薛己认为:“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反用苦寒,复伤脾血耶?若前症果属肾经阴虚,亦因肾经阳虚不能生阴耳。”周慎斋先生承袭《内经》之旨,并接受李东垣、薛己等医家的观点,批判当时盛行的不辨明阴阳而滥用黄柏、知母滋阴降火的方式,进一步阐发了“补肾不若补脾”。

“补肾不若补脾”,慎斋先生提出了补脾阴与升脾阳两种方法。

(1)补脾阴以滋肾阴。“凡虚损之病,命门火旺,肾水不足,阳明化燥火。肝气即胃气,故肝木亦旺。木燥土干,心火炎上,金无养,水无生,五火交炽之时,若用黄柏、知母滋阴降火,是犹干锅炼红,倾一杯之水击动火势,立地碎裂矣,甚可畏哉。”^{[1]77}“若脉带缓,用四君子汤加山药,引入脾经,单补脾阴。俟脾气旺,则土生金,金生水,水升而火自降。”^{[1]78}即在肾水不足的情况下,命门火旺,致使木燥土干,脾阴不足,可用补脾阴以达到滋肾阴的目的。

(2)补脾升阳以滋肾阴。“内伤发热,宜用补中益气汤。”若劳役、饮食伤脾,脾胃不能运化,脾胃之气下流,乘肾水,肾水枯不能制命门火。命门与心包络相通,则心火亦旺。火乘土位,土燥则金无所养,火又从而克之,使肺气不利,气高而喘。火盛血干,神无所养。即在这种阴虚阳陷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补中益气汤升发脾胃阳气,清气既升,则浊气自降。

3 引火归元 温肾散寒

薛己认为“治病必求于本。”这是基于薛己对于脾肾二脏的认识,调治脾肾便是其所强调的治疗疾

病的根本。慎斋先生吸取了薛己“治病必求于本”的学说,治疗疾病也常使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等方剂温补脾胃,用六味丸、八味丸温补肾命。认识到在生理情况下,肾精必赖脾土以滋养,脾运必仗肾阳以温煦。在病理情况下,脾胃久虚,化生无源,则可致肾虚;肾虚日久,不能温煦脾土,也可致脾运虚弱。他还发展了薛己的温补学说,擅长温肾散寒。其温补肾命的方法可以归纳为:

(1)引火归元。慎斋先生常以八味丸治肾虚精损发热“右尺微细,八味地黄丸。左右尺俱微细,亦八味地黄丸。”^{[1]8}尺脉微细,则水火两虚,根本动摇。水源既涸,则火必上升而为戴阳诸症。此时徒补水,而真火不归,犹为无益也。必补水之中兼桂、附以引火归元。他的这种思想实是脱胎于薛己温补脾肾、阴中求阳的观点。

(2)温肾散寒。对于肾阳虚阴盛格阳的证候,特别重视温肾散寒,认为肾虽水脏,得火则为温泉,而有生木之功。提出“右尺沉而迟弱无力,命门无火,宜大补阳气。”又“沉细脉,寒邪所伤,甘热之剂皆可用,理中汤、四逆汤。寒甚者,理中加附子、益黄散、养胃丸。”^{[1]67}再如一虚损医案,“一人因劳碌费心,饮食不节,致当脐而痛,痛则大便溏泄,或午前泻,或午后泻,此脾土虚,肾水犯上,寒在肾故也。宜温肾,则肾水不致泛上;升动胃气,则脾土旺而痛自不作,泻从何来?人参、白芷各五钱,五味、干姜、鹿茸各一两,糯米糊丸,空心白滚汤送下愈。”^{[1]83}

4 总结

慎斋先生在内伤虚损病证的辨治上对于脾、肾与命门真阴真阳在人身疾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其对左右手阴阳循行在脉法上的应用等思想观点,实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的,并且对于中医内科临床也是有许多裨益的。

参考文献

- [1] 周慎斋. 医家秘奥[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 3-181.
- [2] 张鸿谟. 浅述命门学说[J]. 青岛医学院学报,1984(1): 100-106.

(编辑:岳胜难)